

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守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爲寄猥，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縈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

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輻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輻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輻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

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

●『其』，應作『共』。



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二世元年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

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疆，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



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

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尙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存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



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平，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鄜山。鄜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儼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

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

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墼，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畚胥母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



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尙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

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

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

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

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

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

八月，己亥，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

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



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

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

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

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

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

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

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

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却樂母置高舍。遣樂將

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

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

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

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

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

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



『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磨其兵進。二世自殺。

子嬰

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

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



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賈誼論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作。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

『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



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隄，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

『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搯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



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敗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鏹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旣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舊牖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



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鏖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



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磬磬，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囿圍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



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秦紀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爲西峙。葬西垂。生文公。

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靜公。

靜公不饗國而死。生憲公。

憲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生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衙，葬衙。武公立。

立。

武公饗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葬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



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

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初志閏月。

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宮。葬陽。齊伐山戎、孤竹。

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

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均社。生共公。

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

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

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生畢公。

畢公享國三十六年。葬車里北。生夷公。

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

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

悼公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

刺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

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



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園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

肅靈公，昭子子也，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

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

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生出公。

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

獻公享國二十三年。葬黼園。生孝公。

孝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園。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

惠文王饗國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

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

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蔭陽。生孝文王。

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

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蔭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

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伍。



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

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

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

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

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

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

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

始皇饗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爲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



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

『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鄠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

『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怱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鄗，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



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 項羽本紀

——史記七，本紀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絲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二世元年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

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

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

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二世二年



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

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

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

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

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

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

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

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

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

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



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

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



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譙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

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

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

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

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

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滎。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

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



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

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

二世三年

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

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

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

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

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

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

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

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

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



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及之齊，殺之。使桓

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

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

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

涉間不降楚，自燒殺。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

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

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

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

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

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



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漢元年

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



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

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

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



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鮒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



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日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



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

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令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



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

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

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

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

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

徙趙王歇爲代王。

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

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

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

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

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

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



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

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

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

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

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

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



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

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

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

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

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

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

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

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

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

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

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



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

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

乃共殺魏豹。

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

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樞公。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

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

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令其不得西。是

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

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

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

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

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

漢四年



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椽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

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



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

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



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

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

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平，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

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

漢五年

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

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



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

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

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汝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

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



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

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

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

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羽本紀

(史記七，本紀七)

二六

冊一，頁一五〇



# 高祖本紀

——史記八，本紀八——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  
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  
貫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  
常折券棄責。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



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餽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



乃是也。

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答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椽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

二世元年



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

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

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

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

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

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

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

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

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

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

豐。

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



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

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

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

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



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

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

沛公軍滎。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

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眙，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

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

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

二世三年



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僇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龔戰，擊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龔走，保城守



宛。

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至丹水，高武侯緄、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軍別將梅銜，與皆降析郟。

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

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



漢元年

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一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一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

沛公然其計，從之。



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

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立誅曹無傷。

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

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

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

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

趙王歇徙王代。

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

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

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

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

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

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

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

封梅鋗十萬戶。

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



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募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

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云：「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

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

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

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

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

●『亡』，應作『亡』。



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

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

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

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

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

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



者！

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

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

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

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

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

當是時，諸侯見楚疆，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

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

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

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

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

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

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



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

與關內卒，乘塞。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

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

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問。

三年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

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

漢王遣

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

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

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

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

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

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

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

軍乏食，遂圍漢王。

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

項王不聽，漢王患之。

乃用陳平之

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

於是項羽乃疑亞父。

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

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

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

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



魏豹、樞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

周苛、樞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

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

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

王亦引兵北軍成臯。

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樞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

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



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

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

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

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

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

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

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

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

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

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

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

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

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

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

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

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

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

甚，因馳入咸臯。

其，因馳入咸臯。



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

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

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

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

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

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

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

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

●『之』字衍文。



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

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安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

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

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

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

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番軍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

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

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



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

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

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

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饌，不絕糧道，吾不

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

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

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縮爲燕王。

使丞相噲將兵攻代。

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



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維，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

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

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

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

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

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

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

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

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

●『維』，應作『維』。



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荊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

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

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

『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



乃說。

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

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宣平侯。

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

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

萬歲，大笑爲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

芮皆來朝長樂宮。

春夏無事。

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



赦櫟陽囚。更名酈邑曰新豐。

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爲

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

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

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

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

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

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恆以爲代王，都晉陽。

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

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



立子長爲淮南王。

十二年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

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

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

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

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

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

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

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

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爲吳王。

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

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

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

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縮，縮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縮反有端矣。

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縮，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

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



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氏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盧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丙寅，葬。

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

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

高祖廟，以歲時祠。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高帝八男：



長庶，齊悼惠王肥；

次孝惠，呂后子；

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

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

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

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

次淮南厲王長；

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高祖本紀

(史記八，本紀八)

三〇

册一，頁一八〇



# 呂后本紀

——史記九，本紀九——

呂太后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

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

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

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

呂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爲酈侯，子產爲交侯，次兄呂釋之，爲建成侯。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爲帝。

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



王；薄夫人子恒，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

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

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

孝惠元年

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陽王友爲趙王。

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爲令武侯。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孝惠二年

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

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

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

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

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

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

孝惠三年  
六年

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

孝惠七年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

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

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

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

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



呂后元年

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

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疇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

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

四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

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

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乃

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張買為南宮侯。



呂后二年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

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後。

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

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

三年，無事。

呂后四年

四年，封呂頹為臨光侯；呂他為兪侯；呂更始為贅其侯；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

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

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

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懼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權欣



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悞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

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

呂后五年

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

呂后六年

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

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

呂后七年

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

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

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

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

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爲王而餓



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

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

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

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

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爲害，廼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

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

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

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奔宗廟禮，廢其嗣。

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諡爲魯元王。

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爲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

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爲燕王；封通弟呂莊爲東平侯。

呂后八年



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遂病掖傷。

高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呂榮爲祝茲侯，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七月中，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

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

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廼陰令人



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

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

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

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



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

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

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奔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

左丞相食其免。

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



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尙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

然尙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尙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

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



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

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

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

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

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

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

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

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

家又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

孝聞於天下，便。』廼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後九

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



羣臣固請，然後聽。

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磨左，右執戟者皆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搃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

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無為。放●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放』，應作『故』。



呂后本紀

(史記九，本紀九)

一四



# 孝文本紀

——史記一〇，本紀一〇——

孝文帝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

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嘵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

●『疆』，應作『彊』。



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 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

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

●『疆』，應作『彊』。



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臣等，臣聽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元年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王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

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旣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謙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軍薄昭爲軹侯。

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



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

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

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爲丞相。

二年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句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絲費，以便民。朕旣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

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



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更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

三年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

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穎陰侯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

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寇。帝初幸甘泉。

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穎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



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

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

陳武爲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邾侯賀爲將軍，軍滎陽。

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爲大逆。

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

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

奔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叩都，帝許之。長未到

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爲厲王，立其子三人爲淮南王、衡山王、

廬江王。

十三年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



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齊太倉令涪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

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

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僂，而民不犯

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

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

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

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毋以異，其

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十四年



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赤爲內史，欒布爲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禪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是時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爲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爲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

●『禪』，應作『壇』。



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

十六年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後元元年

十七年，得玉柎，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後元二年

後二年，上曰：『朕旣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問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



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後元六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

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後元七年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

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

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

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

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

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

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

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

勿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纈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

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

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



乙巳，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



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鳴呼，豈不仁哉！



# 孝景本紀

——史記一一，本紀一一——

孝景帝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  
五月，除田半租。爲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男子二十而得傅。  
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相申屠嘉卒。  
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  
彗星出東北。



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  
廷中。

置南陵及內史，設祠為縣。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維陽東宮大殿城室。

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

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

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蘇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魏其侯。立楚元王子

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淮陽王

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

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冬，以趙國為

邯鄲郡。



五年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

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

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

丁卯，封長公主

子蟜為隆慮侯；徙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為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趙丞

相嘉為江陵侯；故將軍布為郿侯。

梁、楚二王皆薨。

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七年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

十二月晦，日有食之。

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

二月乙巳，目太尉條侯周亞夫為丞相。

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中元年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繹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  
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  
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  
夏，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子寄爲膠東王；封四侯。  
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  
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爲列侯。立皇子方乘爲清河王。  
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  
四月，地動。  
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



中四年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大蝗。

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

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

秋，地動。

中六年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

三月，雨雹。

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

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梁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

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將行為大長秋，大行為行人，奉常為太常，

典客為大行，治粟內史為大農，以大內為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



七月辛亥，日食。

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爲衛尉。

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

四月，大酺。

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

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

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爲丞相，封爲建陵侯。

後二年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擊匈奴。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繆布。止馬春，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

三月，匈奴入鴈門。

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後三年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

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

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

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置陽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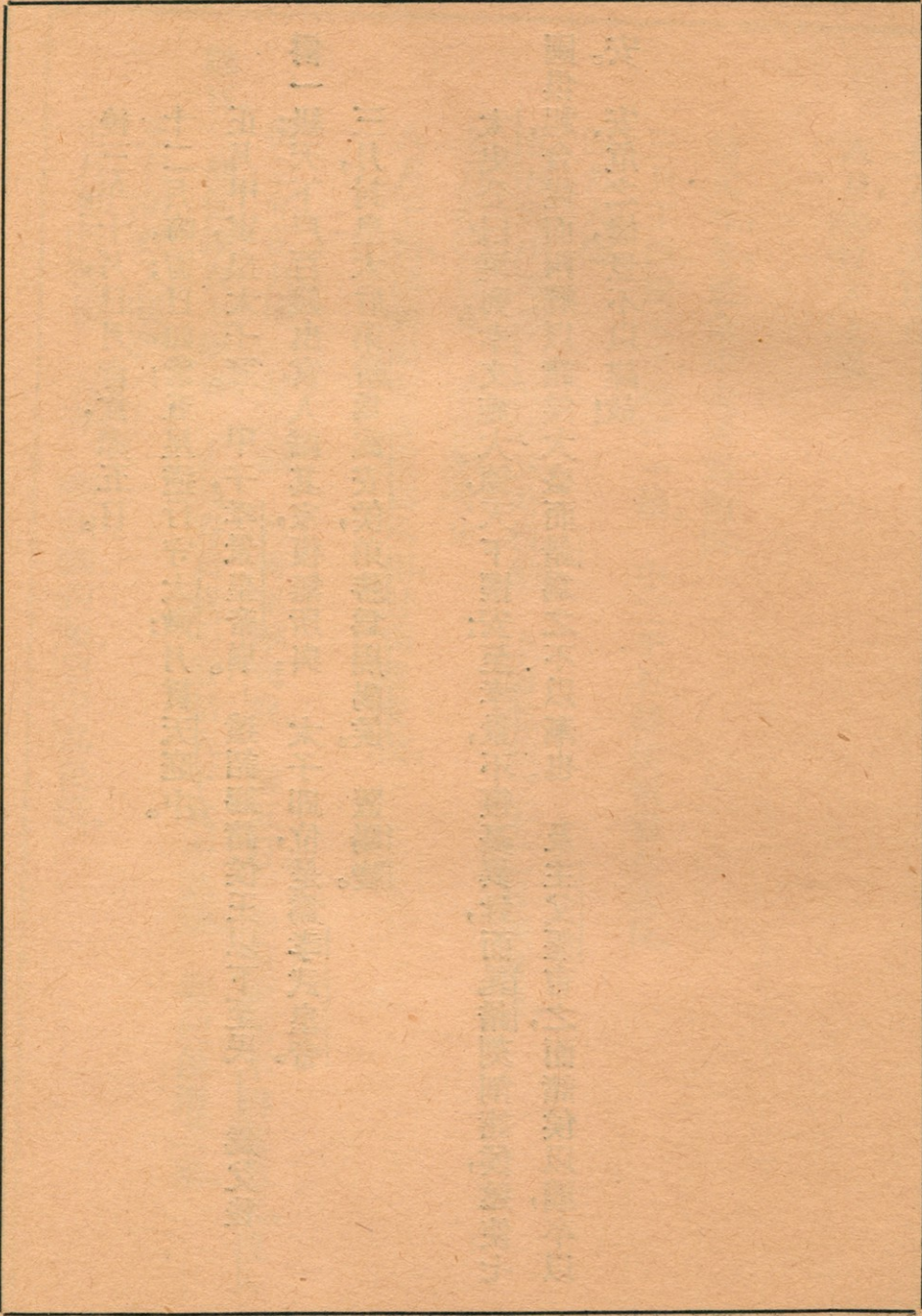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孝景本紀

(史記一一，本紀一一)

八



册一，頁二一八



# 孝武本紀

——史記一二，本紀一二——

孝武帝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神。

建元元年  
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

建元六年

後六年，竇太后崩。

元光元年

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



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比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

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

●『比』，應作『此』。



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

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亳人薄誘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

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

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

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

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臯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地長，

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

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

元狩元年

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



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

元狩二年

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爲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其後則又作柏梁桐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

元狩五年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



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

元鼎四年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



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母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鬪旗，旗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

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



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臯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蓋焉。有廡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

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



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有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與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鬻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鼂鼎及鼂，不虞，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饗，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

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

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

宛侯問於鬼臾區。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筮，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於是黃帝迎日推筴，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

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

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申公已死。」上曰：

●『公』，亦應作『功』。



『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

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

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

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

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

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

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

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

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頰；龍頰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

與龍胡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

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

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

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

時物，而加醴、棗、酏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

元鼎五年



餒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泊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味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筮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其秋，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泰一鋒，名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

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



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

元封元年

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湏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秦一。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

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



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禪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

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

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

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



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依震於怪物。

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

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元封二年

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況之饗。』

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毋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

是時旣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

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



元封三年

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

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

元封四年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元封五年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縱陽，過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圓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及五年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



太初元年

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

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栢梁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

上還，以栢梁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



太初二年

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耦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

太初三年

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

太初四年

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歧，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

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



天漢三年  
(?)

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常山。

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祀，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冥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 三代世表

——史記一三，表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尙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讎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麻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讎、尙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帝王世 國號	顓頊屬	偁屬	堯屬	舜屬	夏屬	殷屬	周屬
黃帝，號 有熊。	黃帝生昌 意。	黃帝生玄 囂。	黃帝生玄 囂。	黃帝生昌 意。	黃帝生昌 意。	黃帝生玄 囂。	黃帝生玄 囂。

三代世表

(史記一三，表一)

一



<p>帝顓頊， 黃帝孫。起 黃帝，至顓 頊，三世。號 高陽。</p>	<p>帝偁，黃 帝曾孫。起 黃帝，至帝 偁，四世。號 高辛。</p>	<p>帝堯。起 黃帝，至偁 子，五世。號 唐堯。</p>
<p>昌意生顓 頊，為高陽 氏。</p>		
<p>玄囂生蟠 極。</p>	<p>蟠極生高 辛，高辛為 帝偁。</p>	
<p>玄囂生蟠 極。</p>	<p>蟠極生高 辛。高辛生 放助。</p>	<p>放助為堯。</p>
<p>昌意生顓 頊。顓頊生 窮蟬。</p>	<p>窮蟬生敬 康。敬康生 句望。</p>	<p>句望生蟠 牛。蟠牛生 瞽叟。</p>
<p>昌意生顓 頊。</p>		
<p>玄囂生蟠 極。蟠極生 高辛。</p>	<p>高辛生高。</p>	<p>高為殷祖。</p>
<p>玄囂生蟠 極。蟠極生 高辛。</p>	<p>高辛生后 稷，為周祖。</p>	<p>后稷生不 窋。</p>

冊一，頁二三八



帝舜，黃 帝玄孫之 玄孫，號虞。	帝禹，黃 帝耳孫，號 夏。	帝啟。伐 有扈，作甘 誓。	帝太康。	帝仲康， 太康弟。
啓生重 華，是為帝 舜。				
顓頊生鯀。 鯀生文命。	文命是為 禹。			
高生昭明。	昭明生相 土。	相土生昌 若。	昌若生曹 圉。曹圉生 冥。	冥生振。
不窋生鞠。 鞠生公劉。	鞠生公劉。	公劉生慶 節。	慶節生皇 僕。皇僕生 差弗。	差弗生毀 湓。毀湓生



帝相。	帝少康。	帝予。	帝槐。
振生微。微生報丁。	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	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	主癸生天乙，是爲殷湯。
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	亞圉生公祖類。	公祖類生太王。太王生王季。	王季生文王。文王生昌。昌生益。易卦。



帝十七世。

帝芒。

文王昌生  
武王發。

帝泄。

帝不降。

帝局，不降弟。

帝塵。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淫亂不好德，二龍去。

帝皋。

帝發。

帝履癸，是爲桀。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湯代夏氏。殷湯。從黃帝至湯，十七世。